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西班牙等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1)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班牙等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1) / 罗治华 吕 伟 选
编 .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ISBN 7-81029-448-2

I. 西·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875 字数 8 3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2 本 总定价: 88.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存根簿	阿拉尔贡 (1)
在海上	伊巴涅思 (10)
凄凉的春天	伊巴涅思 (21)
我的曾祖父	因克兰 (29)
“浮士德”之死	玛图特 (36)
一把小提琴	帕拉西奥 (51)
矿工的悲剧	戈麦斯 (56)
一个长翅膀的老头	马尔克斯 (63)
钢琴	马查多 (71)
结局	博尔赫斯 (96)
警靴下面的面包	古斯曼 (100)
在生与死的那一边	巴列霍 (109)

存 根 簿

阿拉尔贡

一

故事发生在罗达。罗达是那构成加迪斯湾半圆形海岸的许多秀丽村庄中最小的一个；村子虽小，看中它的却不乏其人。很早以前，奥苏纳公爵（爵号为阿尔柯斯公爵）就把它夸为自己王冠上的一颗珍珠。那里有他的一座威严的城堡，我对城堡的每块石头都挺熟悉。

不过，这里要讲的不是城堡，也不是公爵，而是罗达四周的田野，和一位非常朴实的种菜园的庄稼人，我们管他叫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虽然看来这并不是他的真名字。

罗达的田野——特别是那些菜园——出产颇为丰富，除了缴纳几千法内格^①的谷物贡献给奥苏纳公爵，并且供应全村居民饮用的酒（爱喝水的人不多，再说这里淡水也奇缺）之外，还能有各种果品菜蔬运往加迪斯，甚至运往乌埃瓦，间或也运往塞维利亚。其中最驰名的是西红柿和南瓜：质量高，产量多，因而价钱也便宜，这些都超过了人们的称赞；所以在下安达露西亚，罗达人被称为南瓜大王和西红柿大王，他们竟毫无愧色地接受了下来。

说实在的，对这样的外号，他们确有可以骄傲的理由。

这是因为，那出产如此丰富的罗达土地（我说的是那些菜园），那满足了本村消费和出口需要的土地，那每年可得三四次收成的土地，没有一丁点跟泥土相像的东西，竟是纯粹的沙子。沙子不停地被浑浊的大海喷吐出来，狂烈的西风把它卷走，接着又像落在维苏威^②附近的火山灰一样，把它撒遍全罗达。

不过，那里人们坚忍不拔的辛勤劳动，弥补了大自然的不义。我不知道，我也不信，世界上有像罗达人那么勤劳的庄稼人。凄凉的田野上，一小股淡水都没有……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南瓜大王马上打好井，或者用手提，或者用轱辘，从井里打出可以成为植物血液的珍贵液汁！沙子没有腐植土那样的肥力……这有什么了不得的？西红柿大王花了他半生的精力，找寻并收集可作肥料的东西，直至从海里捞出海藻来造肥！罗达人的子孙虽然已是这两种珍贵要素的拥有者，施肥时仍然充满耐心，不是把肥料撒在他们整个的田地上——因为没有那么多肥料，而是撒在一小块一小块盘子大小的圆形土地上。每一小块施了肥的土地都种上一粒西红柿或南瓜的种籽，然后像喂孩子喝水那样，端着个小小的瓦罐给它们浇上水。

从此以后直到收获，他们天天照看着长在那圆形土地上的每一株秧苗，对它们又宠爱又关切，只有老处女照料盆花的热情可以跟它相比。头天给它们加上一把肥粒，第二天又要给它们浇点水；时而替它们捉净所有的毛虫和旁的害虫，时而又要给它们治疗各种病痛，给受伤的茎支上架子，用芦苇和干叶搭起障子来遮挡强烈的阳光和海风。最后，他们不时点算那些茎、叶、花朵和最早成熟的果实，跟它们聊天，

爱抚它们，亲吻它们，祝福它们，甚至给它们取了意味深长的名字，好在心里识别它们。我在罗达不止一次听说，当地种菜园的庄稼人，亲手接触长在他菜园里的每一株西红柿，至少有 40 次之多；这是毫不夸张的。就这样，当地种菜园的庄稼人到老来都成了驼背，下巴几乎要碰到膝盖……

这驼背的姿态，便是他们全部值得赞扬的高贵生涯的标志！

二

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就是这一行庄稼人中间的一个。

在我要讲的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的背已开始驼了；他已经到了 60 岁的年纪……并且在一块跟海滩毗连的菜园上，足足劳动了 40 年。

那年，他在菜园里种了一些大得出奇的南瓜，跟装饰在大桥栏杆上的大球一样。南瓜里里外外都透出黄澄澄的颜色，这就是说，已经到六月中旬了。它们的形状，它们的成熟程度，直至它们的名字，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都一清二楚，特别是对那 40 个最肥大、最成熟的南瓜——它们好像在说：把我煮了吧！他每天走过，总是深情地望着它们，并且凄凉地说：

“我们马上就得分手啦！”

终于，一天下午，他决定牺牲了，他指着那些他为它们花费那么多精力的、最叫人心疼的好南瓜，宣布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他说：“明天我要摘下 40 个，把它们运到加迪斯市场

去。谁吃到这种瓜，真是有福气！”

他慢吞吞地走回家，一整夜心事重重，活像个第二天要嫁闺女的父亲。

“我可怜的南瓜！”他不住声地叹息，睡不着觉。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说：“不卖出去，我拿它们怎么办？种它们就是要卖的呀！我至少可以卖个 15 杜罗^③ …”

第二天早晨，他到菜园里的时候，发现他的 40 个南瓜夜里给人偷走了。你们想想，那时他是多么吃惊，多么愤怒，又是多么绝望……为了少费唇舌，我说他简直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守财奴一模一样，达到悲剧的最为愤激的地步，怒不可遏地重复着坎伯尔^①曾经令人赞叹地说过的那几句夏洛克^②的可怕的话：

“呵！我要把你找出来！我要把你找出来！”

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经过冷静思考，明白他心爱的宝贝不可能留在罗达，因为在这里脱手不可能没有被他认出的危险，再说，这里南瓜的价钱极贱。

“我看哪，准在加迪斯！”他反复思考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要脸的东西，无赖汉，小偷，他准是昨晚 9、10 点的时候偷了瓜，12 点的时候带着瓜乘货船跑的——我今天上午坐‘一小时班船’到加迪斯去。要是捉不到那小偷，讨不回来我的劳动果实，那才是怪事哩！”

说着，他又在那发生不幸事件的地方停留了 20 分钟，像是在抚摸受伤的南瓜藤，或者在点算丢失的南瓜，或者在编一份失窃清单，以便在他想象即将发生的诉讼中提出。这么着，直到将近 8 点的时候，他才朝码头走去。

“一小时班船”已经张帆待发了。这是一种很不起眼的

小帆船，每天上午 9 点正，载着旅客开往加迪斯，跟每晚 12 点载着水果、蔬菜开出的货船一般……

这种船所以叫“一小时班船”，是因为它在一小时之内——如果顺风，有时只需 40 分钟——就能跑完阿尔柯斯公爵的古老村庄和赫库勒斯古城^⑥之间三列瓜^⑦的全部路程……

三

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在加迪斯市场一个菜摊跟前停下时，已经是那天上午 10 点半钟了。他指着贩子对无精打采地跟着他的警察说：

“这些是我的南瓜！请您把这家伙逮起来！”

“逮我？”那贩子说，又吃惊又生气，“这些南瓜是我的。是我买来的……”

“这些话，你可以跟市长讲去。”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回答。

“我不想去讲！”

“你得去讲！”

“你这强盗！”

“你这无赖！”

“你们讲话得礼貌些，下流坯！人跟人可不能没礼貌！”警察很沉着地说，同时在两人胸膛上各捶了一拳。

这时已经围拢来一些人，没等多久，真正叫做市场纠察官的公共市场警察所的巡官也来到现场。

警察在上司面前卸下了他的裁判权。那位可敬的官员了解了全部经过，便以威严的声调问那贩子：

“这些南瓜，你是向谁买的？”

“向罗达的老乡弗拉诺大叔买的 …”被问的人回答。

“就是这家伙！”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嚷着说，“他生来就是干这种事情的！他的菜园很糟，东西长得少，所以就来偷邻居的！”

“就算你昨晚当真给偷了 40 个南瓜，”巡官回过来继续问老庄稼人，“可谁又能相信，你的南瓜正好是这 40 个，而不是旁的呢？”

“瞧你讲的！”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不以为然地说，“因为我认得这些南瓜，就跟您认得自己的闺女一样，要是您有闺女的话！您不知道它们都是我种的吗？您看：“这个叫‘小壮’，这个叫‘小胖’，这个叫‘大肚皮’，这个叫‘花脸’，这个叫‘曼努埃拉’……因为它挺像我最小的闺女……”

可怜的老人说着，悲悲戚戚地哭了起来。

“这些话讲得都很好……”市场纠察官回答，“可是，法律不因为你认得你的南瓜就算数的。不但得有可信的关于失物的情况，同时要提出相应的确凿证据 先生们，不要笑
我是懂得法律的！”

“您看，我用不着动地方，马上就能向所有的人证明，这些南瓜原是长在我的菜园里！”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说，他的话使周围的人相当惊异。

他把手里拿的一个包包放在地上，弯下身子，跪着坐在脚跟上，开始不慌不忙地解包袱的结。

巡官、贩子和旁边的一群人，越发感到惊奇。

“他在干吗呀？”所有的人都问

这时，又一个好奇的人跑来看看这群人里边发生了什么

事。贩子远远认出了他，嚷着说：

“弗拉诺大叔，您来得正好！这人说，昨晚您卖给我的、一直在听我们谈话的这些南瓜，是偷来的……您说……”

新来的人脸色变得比蜂蜡还要黄，打算溜走。可是周围的人拦住他，巡官本人也命令他留下。

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朝着这个还未肯定的小偷说：

“现在有你好看的！”

弗拉诺大叔故作镇静，反驳他说：

“您得考虑考虑讲的是什么话。要是您不能对您的控告提出证据——您也不可能提出证据，我可要因为您的诬告，把您送到监牢里去。这些南瓜是我的。这些南瓜跟我今年运来加迪斯的所有南瓜一样，都是我在埃希陀的菜园里种的。”

“现在你看吧！”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说着解开小包包，并把它一提。

好些还饱含液汁的绿色南瓜蒂撒了一地，这位种菜园的老庄稼人随即蹲了下来，笑嘻嘻地对巡官和那些好奇的人，说了下面的一席话：

“先生们：你们不是都缴过税款？你们不是都见过收税员的那种绿色的小本子？从那里撕下收据的时候，总留下一小截，好在以后检查收据是假是真。”

“你讲的东西，叫做存根簿。”巡官郑重地说。

“我带来的就是这玩艺儿——我的菜园的存根簿，或者说，是这些南瓜给偷走以前跟它们长在一起的南瓜蒂。不信你们就瞧。这个蒂是这个南瓜的……没有人能怀疑它……这是另一个南瓜的……你们瞧见了吧……这是那个南瓜的。这个蒂粗些……一定是那个南瓜的……正合适！这个蒂是这个的

…那个蒂是那个的……那个蒂是更远的那个南瓜的… ”

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个南瓜蒂对到摘南瓜时留下的坑上去。于是观众都惊奇地看到，形状不一的南瓜蒂，果然毫厘不爽地跟南瓜的伤疤一样的、略带白色的浅坑吻接在一起。

周围的人们，包括警察和巡官本人，都蹲下来和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进行那奇特的核对。所有的人都怀着纯真的喜悦，异口同声地说：

“没得说啦，没得说啦！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你们看：这个蒂是这里的 … 那个蒂是这里的 … 那个蒂是那个南瓜的 … 这个蒂是那个南瓜的 … ”

大人们哈哈的笑声，同小孩们的叫喊、妇女们的咒骂掺混在一起。种菜园的老庄稼人流出了胜利和快活的泪水。警察和巡官使劲推着被肯定了的小偷，好像迫不及待地要将他送进监牢。

用不着说，警察和巡官乐得有这样的结局。弗拉诺大叔只好立刻把收得的 15 杜罗还给那贩子；那贩子马上把这笔钱交给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老庄稼人于是兴高采烈地回罗达去，一路上还不住嘴地说

“那些南瓜在市场上显得多漂亮！我真该把‘曼努埃拉’带回来，今晚上吃了它，好把瓜籽留下！”

(李 卞 译)

[注 释]

① 法内格，量谷物单位，每法内格等于 55.5 公升。

- ② 维苏威，意大利著名火山，曾把整座庞贝古城埋在它喷出的熔岩底下。
- ③ 杜罗，西班牙钱币名。
- ④ 坎伯尔，当时英国的演员，以扮演莎士比亚剧中人物著称。
- ⑤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
- ⑥ 指罗达和加迪斯。
- ⑦ 列瓜，西班牙里程单位，每列瓜等于5.5公里。

[简 评]

佩德罗·阿拉尔贡（1833—1891）是西班牙诗人、小说家，出生于瓜迪什城。曾攻读神学和法律，参加过著名的文学团体“格拉纳达之弦”，后转变为保守的基督徒。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小说，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三角帽》、短篇集《艳情故事集》等。

一个农村老头，非常喜欢自己种的南瓜，而且对它的特点了如指掌。有一次，他的40个南瓜被人偷走，他不嫌路远，追到他乡的市场，凭着对自己南瓜的了解，终于找回了一些。

这个故事颇具喜剧性，作者通过布斯卡伯阿塔斯大爷寻找南瓜的情节，热情歌颂了西班牙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细腻地描述了劳动人民对本土和劳动果实的深厚感情。

小说语言流畅风趣，故事性很强，全篇还透露着一种幽默的风格，对塑造人物形象增添了不少魅力。

在海 上

伊巴涅思

半夜两点钟有人敲茅屋的门。

“安东尼奥！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从床上跳起来。那是他的伙计，捕鱼的老搭档来通知他出海。

那天晚上他只睡了一会儿。11 点的时候他还在和他可怜的女人鲁非娜谈话，他们谈着捕鱼的活计。女人不安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情况不能再坏了。这个倒霉的夏天！去年，鲔鱼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来到地中海。就是最不景气的日子，每天至少也能打到 200 到 300 阿罗巴^①的鱼。银钱的收入就像上帝的恩赐。像安东尼奥那样行为检点又能搞点积蓄的人们，都摆脱了一般水手的地位，买一条船自己抽起鱼来。

小小的港口挤得满满的。每天晚上这里都停泊着一支真正的船队，几乎连移动一下的空隙都没有。但是，随着渔船的增加，渔源却枯竭了。

渔网只拉起一条条海带或者小鱼，那些小鱼放在平底锅里一煎就烂了。今年的鲔鱼改了道，谁也没能打上一条到自己的船上。

鱼非娜被这种情景吓坏了。家里没钱用，他们在面包房和店铺里都欠了债。托马斯先生是个歇了业的老板，由于他

犹太人的巧取豪夺，成了村里的一霸。他曾借给他们 50 杜罗^②有息贷款，使那条花尽了他们的积蓄的漂亮而灵便的渔船得以完工。现在他不断地恐吓他们说，要是他们再不拨付一点的话，他就要去控告了。

安东尼奥一边穿衣服一边叫醒他的儿子——一个 9 岁的小水手，他随同父亲去捕鱼，干着成年人的活。

“看看今天你们运气也许好一点吧。”女人在床上低声嘀咕着，“饭篮子就在厨房里……昨天店铺里不肯赊账了……哎，主阿！这真不是人干的行当啊！”

“别说了，女人家！大海是糟糕，可上帝会布施的。就在昨天，有人还看到一条孤单的鲑鱼，那条老东西估量有 30 多阿罗巴重。你想想，要是我们抓到的话……少说也值 60 杜罗。”

他收拾完毕，心里还惦念着那条大鱼。那条离了群的孤零零的鱼，因为习惯了，重新来到了去年的水道。

安东尼奥已经起身。带着一本正经和自鸣得意的神气——那种同年龄的孩子还在玩耍而自己却能挣钱谋生的孩子所特有的神气，准备出发。他肩上扛着饭篮子，一只手挎着一篮罗贝尔鱼，那是鲑鱼最爱吃的小鱼，是引鲑鱼上钩最好的诱饵。

父子俩走出茅屋，沿着海滩来到了渔民码头。伙计在船上等他们，一面在准备船帆。

一船队在黑暗中移动了，林立的桅樯在摇晃。船上，船员们的身影在奔跑着。帆杠落在甲板上的声响，辘轳和绳索的轧轧声打破了沉寂。船帆在黑夜中展开，仿佛一幅幅巨大的床单。

村子里笔直的小道一直延伸到海边，两旁点缀着一幢幢白色的小屋。夏令季节，那些全家从内地来到海边避暑的人们在这里居住。码头近旁有一幢大房子，房子的窗户就像生着火炉的灶，在动荡不安的水面上描绘出条条光流。

那就是俱乐部。安东尼奥朝它投出了憎恨的目光。这些家伙多么会熬夜啊！他们准是在赌钱——要是他们也不得不起早挣钱糊口的话，那……

“起帆！起帆！好多人赶到我们前面去了。”

伙计和安东尼奥拉着绳索，三角形船帆徐徐升起，被风吹鼓后便抖动起来。

小船起初在海湾里平静的水面上慢慢前进，随后海水动荡起来，小船开始颠簸。他们已经驶出海岬，到了大海上。

迎面是漫无边际的黑暗。黑暗中星星在眨巴着眼睛。在黑乎乎的海面上，到处是船只。它们在波浪中行进，像一个个尖角的幽灵向远处移动。

伙计凝视着天际。

“安东尼奥，风向变了。”

“我知道”

“我们要碰到风浪了。”

“我知道。可是还得向前。我们要离开所有这些在海上搜索的渔船”

渔船不再跟着其他船只贴岸行进了，它调开船头继续朝大海驶去。

拂晓。红色的、裁得像个巨大的圣饼似的太阳，在海面上画出一个火红的三角形，海水在沸腾，仿佛映照着一场火灾。

安东尼奥把着舵；他的伙计站在桅杆旁；孩子在船头上紧看大海。从船尾到船舷拴着一排绳索，上面钩着鱼饵在水中拖着。绳子不时被牵动一下，翻起一条鱼来。鱼儿扭动着，闪出锡一般的光芒。但尽是些小鱼……一文不值。

这样过了几个小时。渔船不停地前进着，一会儿陷进浪里，一会儿又掀起来，露出红色的船帮。天气很热，安东尼戈溜进船洞，在放在狭窄的船舱里的水桶中取水喝。

十点钟光景已经看不见陆地了。从船尾一眼望去，只见其他船只远远的帆影，宛如一条条白鱼的鱼翅。

“喂，安东尼奥，”伙计喊了一声，“我们这是上奥朗去吗？如果鲐鱼不愿出来，那这儿和远海还不是一个样吗？”

安东尼奥把船调了个方向。渔船开始侧面迎风，但没有驶向陆地。

“现在，”他高兴地说，“我们吃点东西吧。伙计，把饭篮拿来。鱼儿什么时候愿意，它自己会出来的。”

他们每人拿了一大块硬面包，一个生洋葱头，在船舷上用拳头捣碎了就着吃。

风猛烈地吹着，渔船在汹涌起伏的波涛中狂颠。

“爹！”安东尼戈在船首喊着，“一条大鱼，好大呀……是一条鲐鱼！”

洋葱头和面包都滚落在船尾上，两个大人从船舷上探出身去。

真的，是一条鲐鱼，一条巨大、强壮、肚儿鼓鼓的鲐鱼，拖着那黑丝绒似的背脊，几乎要露出水面了。这也许就是渔民们都在谈论的那条孤单的鲐鱼。它威武地游着，轻轻地扭动一下有力的尾巴，就从船的一侧游到了另一侧。它会